

丹青谱

张万琪的彩墨人生——

一半是水墨,一半是水彩



山村(水彩) 张万琪

何心乐

真正艺术家,是用生命与激情去燃烧艺术,创造美、发掘美,中国国画院副院长、中国国画院浙江分院院长张万琪绘画正如他的为人,质朴的骨子里是野性。他的中国画乱中有序,拙中见奇,一枝一叶、一花一鸟都倾注着他自己独有的思想感情,引发了观者的共鸣。他的《望秋》获中国扇面书画艺术展金奖,《映红》获“水墨状态——现代书法美术家作品邀请展”金奖,上世纪90年代连续三年在新加坡“中国书画家作品邀请展”上获金奖,水彩画作品入选“全国水彩、粉画展览”和美国纽约“世界艺术家作品展”获“银蛇奖”;曾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李剑晨中国水彩画双年展”铜奖;荣获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曾宪梓教育基金奖”,《人民日报》、《瞭望》杂志作过专版介绍。他的中国画《林间细语》为丹麦友人,《夏雨》为日本友人购藏。

张万琪曾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过“张万琪画展”,在美国朱记瞻艺术馆举办过“中国春节画展”,在上海朱记瞻艺术馆举办过“心结中西——张万琪画展”;应呼和浩特内蒙古美术馆之邀也举办过个人水彩画展览。出版有《写意花卉画范例》、《中国美术家张万琪画集(中国画)》、《张万琪水彩画作品集》、《中国书画百杰张万琪作品选》、《张万琪画花卉》、《溪花山风——张万琪画集》。

一、搅活

记得2007年5月,正是西子湖畔莺飞草长的春天,张万琪回忆在母校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办“个展”。“个展”在当时引起轰动:内容丰富,展品奇异——百多幅作品,一半是水彩,一半是国画。国画画家点水彩画,或者水彩画家画点国画,一点也不稀罕。但要这么全身心投入既画国画,又画水彩画的画家却不多,引起不少议论,张万琪长期在地市学院从事艺术教育,繁重的教学任务重压下,竟一下子拿出水平如此整齐的近百幅写生,足迹又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东方海滨到西部边境,使人着实为他的刻苦和勤奋惊叹不已。

展览结束后,这个自命为“不安分”的张老师,为了“搅活艺术世界”,以教授和画家的身份应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邀请,在那里任客座教授之职,讲学一年。如同一粒深埋的种子,突然间被擦开了厚厚的土壤,看到了大自然的缤纷,这位一直倡导中西结合的中国画家,带着梦想,带着与他相濡以沫40年的妻子欣然去了美国。

兴许是天生具有的“不安分”因

子,张万琪在美国,一次次地以“中国式”的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并一次次地直面了“西方式”艺术的冲击。在闹了好几次差点被美国警察抓起来的笑话以后,他创作了厚厚的一大叠水彩画、中国画。回国前,他在美国竹园举办了“‘印象东西’庆中国春节大型画展”,许多美国朋友及中国旅美华侨和留学生纷纷前往庆贺和观摩,并踊跃购藏展品。他扎实的中国画笔墨修养,全新的抽象画理念,使他在当时异国举办的“个人画展”盛极一时,让很多并不熟悉中国的美国朋友获得一番好奇和惊喜。

世界一下子变大了。2010年初冬,凝结着3年多心智的“张万琪‘心结中西’画展”于上海朱记瞻艺术馆举行。展出的近百幅水彩画和中国画作品,以中西合璧为主题,一下子点亮了人们的眼眸。纵观他这次名为“心结中西”的画作,基本上达到了他自己所冀望的“以中国画的笔墨技巧画水彩画,用水彩画的肌理技法充实中国画笔墨”的创新理念。

二、寻觅

岁月似长河般流过,留给人一些记忆是缥缈的,一些记忆又是深刻的。张万琪老师说:“我生长在剡溪边,生命历程中许多挥不去、唤不回的爱和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轨迹。”

张万琪的少年时代是在浙江嵊州剡溪边一个叫石璜的山清水秀的山村里度过的。有一天,张万琪就读的石璜乡校组织学生到野外写生。深秋,草叶枯落,花木凋零,旷野肃杀一片。张万琪环顾四周,找不着可画的,便对着一棵棵“刷刷”地画了起来。画面上,一棵落叶的树,伫立在寒风之中,显示着生命的力量……“老师会喜欢吗?”怀着忐忑的心,他交上了作业。几天后,本子发了下来,一看,上面竟用红笔写着大大的“97分”!

随着年事渐长,张万琪对画面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当他知道在长乐一所中学里有一位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很有名气的叫商敬诚的图画老师之后,张万琪克服当时难以想象的经济困难和物质匮乏,拜在了花鸟画家商敬诚的名下,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画。从此,张万琪每星期都要步行二三十里山路去长乐学画。老师话不多,只是让学生围着看他作画,然后装订成册,让他们带回家,自己去一遍遍地临摹。一星期后,再给学生习作批上简短的评语。就这样,在5年多时间里,张万琪临摹了老师103本册页,共计万余幅画,把张万琪的画与商老师的放在一起,已经

分不出是谁画的了。正是商敬诚老师给张万琪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

在美院学习的日子里,他用手中的一管画笔为自己的生命抹上了一笔笔亮丽的色彩。中国画、水彩画、版画、油画、连环画……张万琪几乎涉猎了美术领域中的所有绘画门类,并用一颗虔诚的心穿梭于古今中外,他从不刻意地去搞中西结合,也不排斥东西方中合乎己意的技法和手段,只要用得上,他都统统拿来。对于艺术他觉得不能只画自己擅长的东西,不能保持一种不变的构图、题材、风格,这样自己的艺术之路会越来越窄,对于自身的发展不好。他不但在中国画中融进了不少西画的技法,而且他的水彩画也像中国画的大写意一样挥洒随意。他的作品水墨流动,层次丰富,气韵酣畅,显示了一个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

三、探索

行云在天,流水在地。为了寻找更广泛的创作题库,张万琪几乎踏遍了中国的有名山大川。他曾在松花江边寻觅高粱,澜沧江边亲近水牛;也曾内蒙古大草原追逐马群,舟山群岛的礁石上迎接朝阳。在他的笔下,那清绿纯净的溪滩,那花香扑鼻的山涧,江边的翠竹,岭上的紫藤,似乎都是他笔下喷涌的山泉,时时会升腾起童年生活的亲切印记。

教书一辈子,张万琪一直根扎在农村,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使他的作品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种踏踏实实创作风格,尤其是嵊州长乐乡间那位启蒙老师商敬诚对张万琪的影响受益终生,作为浙江一位花鸟画名家的商敬诚一生极其坎坷,其令人心酸的生活经历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地烙在少年张万琪的心底。正是由于如此经历,使张万琪清秀风雅作品风格中,有着许多雄浑、粗犷的成分,他的画中常有不中不西,不洋不土,来古不今,没有规矩,不按常理,将传统和“野性”糅合在一起。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定格,使张万琪的画有着一一种特有的艺术感。尤其是他熟悉农村、根植于农村,更使他的画与家乡、山村有着一一种深厚的笃情。他的画也大多以家乡那山那水那花那草为原形,画中风味独特,比如他笔下的菊花,与许多画家不同,他的菊花中透出一股野味,把你带入溪水潺潺、野菊盛开的山间。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张万琪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甘肃举办的那场画展,有一位当地农民为了

看他的画展,一大早赶了百里路,在一幅山水画前,老人足足徘徊了整整一天。看到此情此景,张教授很想将那幅画送给老人,然而,由于画已经属于主办方,硬是不让赠给这位农民,每每提及此事,张万琪总是禁不住哽咽语塞,泣不成声,至今仍觉得对那位朴实的老农民有着深深的内疚。这样的激情和感情,艺术家内心没有深透情感,是无论如何表达不出来的。因此,张万琪总是将自己激情体悟到创作之中,比如他创作的《野性·野趣·野意》,画中其情感非常丰富细腻。而今,张万琪已经退休。熟悉张万琪的人说,张教授画如其人,吸引人们的是张教授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他永存的激情。



流水年年付春光(纸本彩墨) 张万琪



风雨比翼(纸本水墨)张万琪



春风耀耀年年鱼(纸本彩墨) 张万琪

画外音

“小”花鸟,“大”境界

李采姣

当今世界上,“小”和“大”都是相对而言的。我在花鸟前面加了一个“小”字,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相反,却有“浓缩就是精华”、“以小见大”的感慨。而紧接其后的“大境界”三字则是我——一位青年花鸟画家对自己将倾毕生精力而为之的花鸟画艺术的期待与希冀。在我看来,花鸟画是一种依托于天地万物的艺术,虽有鸟飞鱼跃,花开花落,始终是不离故土,这就需要花鸟画家以一种“仁爱之心”去感悟、去升华事物的本体。

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花鸟画作为文人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遗余力地实践着“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高度统一。窃以为,《诗经》中的赋比兴三种主要表现手法对花鸟画的影响是深远的。历代花鸟画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运用着这种手法来进行创作。

花鸟之“赋”,大境界的保障

《诗经》中的“赋”,就是铺陈直叙,即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铺陈、排比方式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对照中国传统花鸟画,不难看出,“赋”的表现手法在其中的应用是非常娴熟的。花鸟画历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视“抒胸中逸气”与“为天地万物传神”相一致。他们对花木草虫、飞禽走兽的写照皆赋予其人类的道德情操,所谓“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雀,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鹭,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宣和画谱》卷第十五之《花鸟叙论》)。这种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方法既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的实际应用,也是当代花鸟画家在花鸟画的创作中所应遵循的原则之一。他们既要继承古代画家文化修养全面,重视笔墨,强调“心印”传统的优长,又要高扬“师造化”的大旗,寻求着如何在花鸟画中提炼出客观对象的主观感受,展现主体的情思。注重对客体的观察、重视写生与强调主体性情的抒写,在花鸟画家的手中并行不悖。他们在画法上强调提炼,强调成竹在胸,强调一种在细心观察、深思熟虑基础上的任意挥洒。

由于“年年岁岁花相似”,花鸟画的题材相对于人物、山水来说,受限的问题实际上更为突出。在当今花鸟画坛,有一些画家特别偏爱的题材,如梅、竹、鹰、鱼、鸡等,不一而足。同时,也有一些画家共同喜爱的题材如牡丹、荷花等。这一方面是受儒家入世精神和厚德思想的影响,使得大气富贵,充满人间温情的牡丹和洁净雅致,象征高尚德操的荷花深得画家之心;另一方面则是艺术语言本身所决定的。牡丹和荷花这两种花特别适应于笔墨语言的探索与创新技法的使用。画家们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阅历、才情、修养、品格等不同,他们眼中、心中和笔下的牡丹和荷花肯定是各有千秋的。鉴于此,画家们并不惧怕题材撞车,相反每个人都在探索各自不同的艺术手段,努力使花鸟画超越传统的书法用笔和以线为主的笔墨语言局限,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并呈现出新的

视觉奇观。

花鸟之“比”,大境界的纽带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诗经》中比的运用很广泛,其中有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等,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在《卫风·硕人》篇,为了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同样的,花鸟画中“比”的运用比比皆是。为了营造画面的丰富性,除传统的工笔、写意技法之外,在花鸟画中引入了重彩画法,以及平面构成元素和制作手段的加入,如热压、冲漏、泼、洒、冲、流等手法,外加各种肌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都丰富了花鸟画的语言,突显了花鸟画的现代品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探索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影响,在一些更倾向于传统画法的画家那里也得到了响应。但在我看来,这些和传统所提倡的“写意精神”是相距甚远的。描、模、制作都不属于“写”的范畴,充其量只是雕虫小技而已。花鸟画要体现大境界的格局,除了题材、构图外,画家的修为、秉性、人格魅力、文学词赋等都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有人说,当代花鸟画坛,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崇尚创造、崇尚自我、崇尚革新的画坛,各种不同的画风、画法甚至绘画理念之间,有碰撞也有融合,但没有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而是充满了一种和而不同、共创繁荣的良好氛围。无论是传统型画家,还是现代型画家;无论是水墨型画家,还是色彩型画家;也无论是构成型画家,还是平面型画家,大家都在探索比较,并且都尊重别人的探索。而且在探索的同时,不忘去传统中深究花鸟画的精髓。即使是崇尚现代艺术理念、张扬现代意识的画家,骨子里都流淌着对传统的挚爱之情。扎根传统,热爱传统,但又努力突破传统的局限,努力为传统增加一点新的东西,这是大多数花鸟画家的共同追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今花鸟画坛才能繁荣昌盛。

花鸟之“兴”,大境界的拓展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我一直认为,一位优秀的花鸟画家,不仅要注重技艺的提高,还要特别重视艺术理念、艺术思想上的提升。唯有思想认识提升了,才可以达到“兴”之高度。自古以来,大凡优秀的艺术家,都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如石涛、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对青年花鸟画家而言,更要重视文化修养与理论水平的提高。另外,适当地参加学术活动,在和同行的交流中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在艺术创作上就会更加自觉,既不固步自封,又能不断超越自我,走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在创新理念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花鸟画的艺术语言,开拓花鸟画艺术的新境界,形成自己的面貌特征,建构起自己的花鸟画艺术语言体系,这是每个花鸟画家一生不懈的追求。能否在现实创作与传统精华继承之间达到更加完美的契合,继古开新,走向新的高峰,尚需努力而为之。

(作者系宁波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